

米歌 著

烟七书记



作家出版社

煙火書記

米歌 著



內容簡介

本書主人公是一位景
上第為父母恩深
為國出力以報國
做過盡心又竭力是
一位稱職的好同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七书记/米歌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 - 7 - 5063 - 6036 - 4

I. ①烟…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2472 号

烟七书记

作 者: 米 歌

责任编辑: 那 耘 白连国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203 千

印张: 15.5

印数: 001 - 8000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36 - 4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米歌的题外话

《烟七书记》还在创作之中，许多人关心我的小说到底写什么。我的回答是写现实，写生活，写曾经出现过的事，写仍在生活中的人。不是简单地为谁歌功颂德，也无意于讽刺和挖苦什么人，也并非为了揭露什么黑暗与腐败。甚至于连别的什么动机与企图也都没有。只是有话想说，就说说而已。

当然，文章不可能没有主题，尚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至于涉及到的人和事，仿佛都是身边的人和事，但都不是发生在某某地方的某某人与某某事。小说嘛，就是虚构的。读者诸君切勿“对号入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丰门县同时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是县城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二是县委烟七书记神秘失踪。

洪水说来就来。

生活在县城里的人们，尤其感觉到了它来得有些莫名其妙。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烟七书记的专任秘书李扬，感到尤为惊讶，他说：“天哪，怪了呀！怎么会这样呢！”

生成于太平洋洋面的“娜娜”台风，其中心会在丰州市登陆，从而直接影响到丰门县的部分乡镇，带来狂风暴雨，造成特大洪水。而且这洪水来得如此迅速，这般凶猛。这是所有丰门人都始料未及的，包括县气象台和水利局等相关部门的专家。

根据中央气象台三天前预报，“娜娜”是将在距丰州南三百多公里的另一个沿海城市登陆的。据此判断，其外围只会给丰州和丰门一带带来些许微弱的影响。

恰逢周末，趁老婆出差在外的机会，一向乐于助人又处事稳妥的李扬，为了让其他领导和同志们多留一点休息时间，竟然一人把抗台值班的任务全担当了。

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在丰门防范台风，大多只是虚张声势，劳民伤财而已。十有八九的台风，只会给丰门带来夏日的及时雨，利多弊少，极少造成什么灾难。

本次听起来极其温柔的“娜娜”，却出人意料地把祸给闯大了。拿风力级别来说，“娜娜”的中心最大风力也才十二级，是比较寻常的一个台风。但它的步子却颇有点像醉汉，冷不防一个踉跄就变了方向了。即将登陆前夕，它突然间转向北上，直接骚扰丰州来了，给毗邻丰州的丰门县的部分乡镇，带来了历史上罕见的飓风和暴雨，造成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离“娜娜”台风中心登陆地较近的丰门县城一带，二十四小时内的连续降雨量并不大。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到来之时，生活在县城里的人们不曾预感到，也没能听到什么预报，几乎未加任何防范。

之前连续预报的几个台风，各级各部门单位倒是都颇为郑重其事，如临大敌，摩拳擦掌，严阵以待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却都是空使劲，白费气力。本次台风县里没作什么大的部署，各级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也都没怎么太在意。经常服从安排轮到值班的小青年们，也有些厌倦和麻痹了：

“娜娜”嘛，一个好温柔的“小姑娘”，“黄毛丫头”！它还能把我们怎么的！

谁都没有把县域内局部地区的强降雨太当回事，也没有对地处丰江干支流上游周边其他县域的一些强降雨太放到心上去，更没有把丰江下游由于恰遇东海涨潮而带来的水位抬升，加以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测算。

中午十一点半，李扬感到饥肠辘辘，他给值班电话设置了“呼叫转移”，然后奔公安局食堂去用餐。

公安局在县委大院的斜对门，与县委大院一街之隔，一个在街的南面，一个在街的北面，直线距离不足三百米。李扬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公安局当刑警，三天两头外出办案，一出差就丢下她单位食堂的饭卡，来解决李扬的生活保障问题。

李扬出了大院北门，发现一些清闲的人们在嚷嚷着要到临江路去看洪水。他回头骑上停在大院的飞鸽牌自行车，也去看洪水。

李扬骑着车沿县城主要街道环绕一周，发现部分地势低洼处的街道开始进水。并且洪水很快越过了警戒线。但是他想这并不鲜见，每年总有那么几次，无大碍的。

只是为谨慎起见，李扬还是一手握紧车把子，一手掏出手机拨通了县抗洪防汛指挥部的电话。他要了解一下洪水涨退走势和对最高洪水位的预测。

许久之后，电话那头才传来一个含糊不清的小男生的声音。他甚至不知道李扬是谁。几个“不知道”之后就不耐烦地将电话挂了。

李扬感觉到他嘴中正嚼着东西，显然他也懂得电话“呼叫转移”功能的使用，正在外头吃饭。

“妈妈的！”李扬随口一句“国骂”，推着车上公安食堂吃饭去了。

洪水在迅速上涨。

仅一顿饭的工夫，县城的主要街道全进水了。公安局食堂与县委大院间的飞霞大街水深已过一米。

值班电话被打爆，李扬的手机响个不停。李扬“啊啊”应付着。他不曾有过的紧张，只想立马回到办公室向相关领导汇报水情。

洪水仍在明显地上涨。

李扬迅速脱了上下身的衣服，向食堂炊事员师傅要了个塑料袋子装好了，一手高高地举着，侧着身体游回到办公室去。

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王一栋已抢在李扬的前头，回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其他几个秘书和文书，也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办公室里头的每一部电话都成了热线电话。灾难来临，平民百姓的求救电话，首先打的就是县委办公室。他们都知道县委是一县的首脑机关，县委办公室就是上通下达联系各方的神经中枢。翻开号码本子，县委办公室的电话也就在正文的第一页，容易找。

洪水仍在疯涨。县城的大街小巷变成了内河。

有人卸下门板当运载工具，有人把平日里在丰江中作业的渔船开进了飞霞大街……

王一栋主任让航管部门调了艘冲锋舟，巡视水情去了。他把办公室的工作交给了副主任李扬。

县委大院原本是一国民党高官，杜姓人家的花园别墅。主体建筑由一座主楼和五座副楼组成，布局极像一只伸展开着的手掌。主楼的体量较大，处手心位置。五座副楼体量相对较小，类五指方向分布。主楼归高堂父母居住，五座副楼分属于五个子女，以三男两女的字号命名，寓意“五子登科”。

解放之初，花园别墅被政府没收。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政府要给杜家落实政策，准备另择吉地新建县委大院。已经定居美国拥有数家跨国公司的杜家兄

弟姐妹，却主动给县里郎来了大院的“送”字。

县委县政府继续留在杜家花园别墅办公，也就更为心安理得。一个县财政十分困难的贫困县，真的要择地另建一座大楼，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要是再建一处建筑风格和宜居指数都超过杜家花园别墅这样的院子，难度就更大了。

这杜家花园别墅不但建筑风格非常欧派，洋味十足，又颇有点中西合璧。散落其间的亭台楼阁和一草一木的布置，不但仿效了苏州园林的风格，而且都是经过了台湾著名风水师的精心设计的。据说选址时还吸取了东南亚五位不同流派的风水师的集体智慧。

整个花园别墅院子的基底高出四周的街道六十八厘米，除了体现房主人社会地位高于街坊四邻之外，也有遵从了风水高人之建议，为了迎财纳气需要的考虑，以及防汛抗洪需要的考虑。丰门县城几乎每年都有那么几次进水的时候，但杜家花园别墅却在落成之后从未进过水。至少从它变成了县委大院之后未曾进过水，这是有据可查，可以考证的。

然而，这次花园别墅的大院不但进了水，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水深就过了膝，没了腰，够到了胸。

相比之下，县城内一些低洼地段的水情就不难想象了。一些住在平房里的人们，只好将人和贵重物品都转移到了屋顶上，情况岌岌可危。

有人在电话里头泣不成声，有人在电话里头呼天唤地，有人在电话里头一个劲地骂娘，指责县委县政府。甚至还有人直接指名道姓地责怪到烟七书记的个人头上，问大难临头的时候，烟七书记到底去了哪里！

特别是一些临街的个体工商户，情绪最为激烈。事先没有足够预报的洪水来得如此迅速而凶猛，让人猝不及防，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损失。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水由街道闯进他们的店堂，湿了他们的脚，过了他们的膝，没到了他们的腰。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店内的货物往别处转移，只能一级一级地往更高的货架上搬。等到洪水没过了胸，差不多够到脖子了，就只有丢盔弃甲顾及了逃命。

市民们在电话里提到烟七书记，李扬方才想起给他拨打手机，向他汇报洪水淹没县城的情况。

烟七是在任丰门县委书记倪绍耕的雅号。

倪绍耕嗜烟如命，终日烟不离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嘴无烟”。据传他十二岁开始就有“烟佬”之美誉。后来当上了七品县官，一些要好的朋友便将他的爱好与职位连在一块叫，从“烟佬县太爷”“烟佬七品官”到“烟太爷”“烟七品”，一直精简到了“烟七”。从三五至交开始这样叫他，到普通朋友也在背地里跟着这样说他，一直到了万家百姓明里暗里都这样称呼他。

人们这样称呼他，倪绍耕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敬与不妥，反而感到亲切。从而人们也就没有必要避讳了，都叫他“烟七”。久而久之，民间就极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叫“倪绍耕”的了。一些识字不多的老百姓，甚至还以为他姓烟名七，或者复姓烟七呢！有人叫他“烟领导”，“烟七领导”，也有人叫他“烟书记”，“烟七书记”。

烟七书记的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令人失望的女中音：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候再拨！”

李扬奇怪了，自从有了手机，烟七书记可都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开机的呀！他一面不停地重拨着他的手机，一面给他的呼机发加急传呼。传呼没有回应。手机里传来的还是那句重复了无数遍的告诉他“机主关机”的电脑录音。

李扬只好一遍遍重拨书记的专任司机小陈的手机，并急呼他的呼机。

尽管烟七书记反对为他配专车和专任司机，但毕竟财政情况有了好转，后勤保障情况也跟着好了起来，后勤科给主要领导派车时还是有着基本固定的排序。小陈专驾的“广本”就是优先保障烟七书记用车的。周五晚饭后，李扬是亲眼看着烟七书记上了小陈的“广本”，自个儿才回到办公室值班的。

通常就他李扬和小陈两人最清楚烟七书记的具体去向。

小陈的呼机一样也是没有回应，手机给李扬带来的一样也是“机主已关机，请稍候再拨”。

市民群众还在电话里报灾哭灾。也仍然有人在抱怨县委县政府和责备领导。甚至有人直呼其名，要求跟烟七书记“对话”。

李扬把一些情况，包括联系不上烟七书记的情况，每隔一段时间向王一栋主任汇报一次。王一栋让他继续从更广泛的渠道，联系烟七书记。并指示他一定要冷静而谨慎地处置和回复，市民提出的各方面问题。越是在紧要关头，越是要沉得住气。

洪水来得迅速，退得也快。

由丰江入海口上来的潮水开始下退，上游的洪流量也趋向于稳定。县城各处明显感觉到了洪水位的下降。

幸亏洪水袭击县城是在大白天的午后，而不是在子夜。城内各处只有财产损失报告，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王一栋巡查水情后回到了办公室。他让李扬只做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尽快联系到烟七书记。他巡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市民有情绪，有抱怨和指责。甚至连关于烟七书记个人的谣言都出来了。

李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他在自己备用的电话本子上找到了司机小陈家属的电话。

小陈的家属在电话里头劈头盖脸地向李扬发了一通火。她说：“李主任呀，您还问我小陈在哪里啊？我正要向您要小陈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白天，没有黑夜，风里来，雨里去，出差、出差，还是出差，没完没了地出差！人都像陀螺了。他有多少时间呆在老婆孩子身边了呀！啊！”

小陈的家属说话像连珠炮。她是苏州人，是小陈在江苏当兵时谈上她带回到丰门的，正在县机关幼儿园当老师。在单位的一次联欢晚会上，她上台表演过节目。她从小学过苏州评弹，给人的印象是，不但人长得挺秀气，而且声音特别地柔和，是个地道的“苏州美女”。她平日里说话可不会这样。都是洪水惹的祸。洪水把她给惹急了。李扬能理解她。

她告诉李扬，由于小陈出差没回家，她自己又带着孩子正在医院里打吊针，被洪水困在那里回不了家，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泡在水里头了。说着说着，她哇哇大哭起来。

李扬一面给她说着安慰的话，一面问她小陈这回有没有说清楚去哪出差。

“他不是每天都跟您和书记在一起吗？出差去哪里了，不是都说是领导要求保密不让说的嘛！”说到出差，电话那头的气又不打一处来了。

“昨晚他是说送书记回家吗？还是说了要到别处出差，譬如说下乡，还是去省城或别的什么地方……”李扬由于寻找领导心切，还是穷追不舍地不肯把电话放下。

原来小陈的家属更不知道小陈的去向。因为他明白小陈是为县里最高级别的领导开车的，去哪里只听领导的，没有自己的自由。因而一些出差必需的日

用品，都是常备在他车子的后备箱里头的，随时都在等待出差，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差。至于出差到哪里，她也不该多问，他也不会多说。

李扬只好重新在备用通讯录上，寻找烟七书记的家属沈小冰的电话号码。

李扬从小数学成绩特好，对数字尤为敏感，一些常用的电话号码，他无需怎么刻意去记，打过三五遍之后就会自然印在了脑子里。只有一些特别重要但又极少用到的号码，他才会抄到通讯录上备查备用。烟七书记的夫人沈小冰的号码就属于特别重要但又不大用得到的那一类。作为担任烟七书记专任秘书多年的李扬，联系不上烟七书记，还是头一回。即使没用上呼机手机的日子，把电话打到领导在丰源的家里头找领导的时候也极为罕见，更别说直接打到“第一夫人”沈小冰那里了。

通常有人希望自己在仕途上进步得快一点，或者为达到别的什么目的，需要领导的“特别关照”时，直接在领导那里说不上话，或者不便说时，就会考虑“曲线救国”，走“夫人外交”。但是，在烟七书记的夫人沈小冰那儿，没门。李扬一班在机关大院上班的年轻人，平日里偷着闲儿凑在一块玩玩牌或搞点别的什么娱乐活动时，玩笑间会把别人的老婆戏称为“纪检书记”，讽喻人家是“妻管严”。烟七书记的夫人沈小冰，却是丰源市下辖的另一个贫困县的货真价实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她个儿高，比烟七书记约高出半个脑袋，体重分量也比烟七书记要足。她极少到丰门来，李扬只见过她一回，感觉到她有些严肃，说话一句是一句的，挺“纪检书记”！

李扬正犹豫着拨通了沈小冰的电话之后，该怎么跟她说话。沈小冰倒是正好把电话拨了过来，她说：“李秘书啊，你们那儿昨晚的台风雨也挺大的吧！眼下是不是也在抗洪？烟七在哪呢，你让他接电话好吗？怎么老是联系不到他……”

原来她也正在寻找她的烟七丈夫，而同样也是联系不到他。

李扬撒了个谎。他接过她的话故作轻松地说：“是呀，沈书记，这个‘娜娜’小姐也到我们丰门撒泼来了，昨晚的风雨可大了。眼下我们一样都在抗洪，烟七书记都在一线亲自指挥抗洪抢险呢！他也正在想着您那头的情况哩！”

“你让他接个电话吧！”

李扬感觉到沈大书记的心情也是一样的着急。他只好继续撒着慌：“啊呀，

沈书记，倪书记是带着一些县领导到金坑去指导救灾了，那里水、电、路、通讯，什么都不通了……我呀，是留在办公室守电话……”

“那你就让他多注意点安全吧，我们这儿也就多下了点雨，没什么大不了的。”沈小冰就这样把电话挂了。

王一栋在交代办公室的秘书们统计灾情，部署灾后自救工作。听了李扬的汇报，他再一次交代他的手下在接受基层单位报灾时，请他们把昨晚强降雨以来所有县领导亲临一线指挥抗灾抢险工作的情况，也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一并报上来。王一栋和李扬琢磨着烟七书记十有八九是到哪个乡镇去指导抗台救灾，然后被洪水困在那里回不来了。因为是周末回家的途中临时决定改变行程的，所以就没有叫上李扬。

王一栋和李扬都焦急地守候在报灾专用的电话机旁，他们都希望早一点能听到哪个乡哪个镇在汇报台灾洪灾的同时，说到烟七书记正在或者曾经到过他们那里，指导抢险，指导救灾，云云。

丰门县下辖三十八个乡镇，受“娜娜”影响带来较强大降雨的有二十多个，约占三分之二。其中成灾的有十几个乡镇。受灾轻的乡镇都很快将情况报了上来，受灾重的地方就没那么容易报了。

公路塌方了，电力中断了，通讯也瘫痪了……对外失去了一切联系。

受灾最为严重的就是，地处县域版图的北偏东方向的，沿赤金溪一带的几个乡镇。尤以上游的金坑乡为最。

丰门人习惯将江的支流称作溪，溪的上游源头及溪的支流则叫作坑。溪比江床要小，水流要少。一般坑在平日里则极少见到什么水流，差不多只是一条条旱沟沟而已。“娜娜”带来的狂风暴雨来了没多久，沿赤金溪上下游的两乡一镇就与外界失去联系了。沿溪而建的公路及电力、通讯等等设施，全遭到了汹涌狂奔的洪兽的肆虐。地处最上游的金坑乡，尤其是金矿矿区，成了最为严重的重灾区。

溪的下游的人们，是从上游来的洪水中，解读上游的灾情的。远处平日里极少见水的小坑小沟全变成了白花花的水龙。眼前的溪水也在瞬间变急了，疯涨了，成了赤黄色的了。然后又夹带着电杆、杂树，猪舍和房屋的木料，牛羊等牲畜和人的尸体……

县域的洪水已经退尽。不久就恢复了供水供电。消防车在连夜清洗街道。

县委常委王一栋，代表县委县政府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类媒体上，发布了灾后生产自救的动员令。之后，他又亲自率领交通、电力、通讯、公安等相关部门领导和武警消防指战员数十人，连夜跋山涉水赶赴金坑重灾区。

一直还没有烟七书记的确切消息。

社会上，市井中，关于他的传言越来越多。有说他在带领群众抢险救灾中献了身的，也有说他去了纪检委检察院投案自首了的，甚至还有说他卷了巨款携了美色出逃国外了的……

王一栋和李扬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社会上的人们那些无稽之谈。他们分析判断，他们的烟七书记，十有八九是去金坑矿区指导抗洪救灾去了。他们只希望能尽早到了那儿，见上他们的烟七书记！

二

自从县城进了水，一直在焦急地联系烟七书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欧阳雪。

欧阳雪从小跟着父母在军营里长大，父亲是一位海岛卫士，母亲是“随军家属”。父亲守卫的那座海岛是个小县城的所在地，面积不大，每年都要经受几次台风雨的肆虐。她对台风雨从小就有着特别的敏感。

“娜娜”台风的到来，欧阳雪比谁都要关注。“娜娜”的行进路线，她知道得一清二楚。以至于连它突然间的拐头北上，她都已经第一时间由自己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里头收到了。那半导体还是她在读幼儿师范时参加一次作文竞赛所获的奖品，作为家中不多见的一件“家用电器”，跟随着她有了许多个年头。半导体告诉她台风中心即将在丰州登陆的时候，欧阳雪就开始转移自己家里的东西。

尽管在烟七书记的帮助下，丈夫所在的单位已经为他们家解决了住房困难，给他们分配了一套位于二楼的两居室新房，她与丈夫余时汉却仍然住在一楼一个不带窗户的，面积不到十个平方米的自家“杂货间”里头。堂而皇之的借口是为了丈夫余时汉的“出行”方便。另一个不便直说的原因就是，为了留出二

楼一个宽敞的房间搞家教，办她的“小记者”培训班，赚点“外快”贴补家用。

把一楼的家什，连同丈夫余时汉，全搬到了二楼。欧阳雪便颇有成就感地哼起了小曲。然后，她给烟七书记扣了呼机。她要通过对烟七书记的电话采访，了解一下县里都作了哪些防台部署。当然光为了完成一篇稿子给“队里”交个差，她是大可不必惊动“最高指示”的，只要采访一下县抗洪防汛指挥部就行。

欧阳雪将自己当差拿薪水的报社由“社里”改叫作“生产队”的“队里”。把“常作丰门县最高指示”的丰门县最高领导人烟七书记直呼为“最高指示”。

根据从县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值班人员那儿获得的信息判断，县里对本次抗台防汛工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作了一般性的部署。欧阳雪给烟七书记扣呼机的真正目的，其实还是要给“最高指示”提个醒，让他不要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错误。同时，也想顺便了解一下他周末在哪过。尽管她第一遍给他的呼机留言是：“娜娜”光临，您准备好了吗？

烟七书记没有及时回复。欧阳雪非常理解他，当领导的总有诸多不便的时候。她没有等。

晚饭后，“最高指示”给她反扣了呼机。欧阳雪也没有忙于回复。她也要让他明白，平头百姓有时也有点儿不便的，嘿嘿！

两居室套房，由于刚刚搬进了余时汉和其他家什，显得有些凌乱，欧阳雪便到了办公室去赶稿。她顺手抓起电话往“最高指示”的办公室和宿舍打。

电话没人接听。她又给他扣了呼机。

一遍不见回，她再扣一遍。

扣了第三遍，再扣第四遍。然后又加了急。再加急。加特急。特特急。

“是不是把呼机给弄丢了？”她努力回忆着他的手机号。欧阳雪的呼机里有过他的手机号的，但她不曾拨过。不轻易拨，一是担心他接听不便，也有需要双向计费因素的考虑。

座机，呼机，手机。她一遍遍，轮流着，反反复复地拨打。心不断揪紧。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欧阳雪觉到烟七书记心情不好，心里有事，不是一天两天了。

欧阳雪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那种特别漂亮的女人，但却是一个十分耐看又有内涵和韵味的女人。她三十多岁年纪，皮肤却仍然白皙细嫩得像个小姑娘。她从来没做过“面膜”呀“护理”啦什么的保养，也不会像她的同龄少妇一般每天涂脂抹粉。烟七欣赏她的自然美，同时更赏识她的涵养、悟性与才气，尤其是还有那种乐观开怀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暗地里将之喻为“忘忧草”。

烟七倪绍耕是在邻县当了一年半的“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县长之后，才交流到丰门当县长的。时任县委书记单家林由于政绩突出被组织安排到省委党校“中青班”深造，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还没有结束就提拔重用了，到与丰源市相邻的另一个市当上了副市长。

事实上倪绍耕一到丰门就是党政一肩挑。是名副其实的丰门县的“最高领导”。

一位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到了一个地方，往往总要迫不及待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施政纲领和工作思路，传达给他的所有受众。大大小小的会议是主要渠道，当地的主流媒体也是重要途径。平头百姓了解认识自己的“父母官”，则多半还是依靠媒体。每一任新“父母”来了，他们总习惯于睁大眼睛，盯着电视与报纸，对其所作所为进行品头评足。尤其是到任最初的“三把火”，更是人们翘首以待的主要看点，常令人们兴致倍增。

按照惯例，新的一位大领导到任，县里的主流媒体都要专门安排最具实力的记者作跟班报到。欧阳雪是《丰门报》一周之内被派到倪县长身边跟班的第三位记者。前两位小伙子都是只跟了不到三天就找借口撤退了。他们觉得这新来的领导与别的领导不一样，没那么容易跟，不是那么好“伺候”。他下乡不喜欢按照办公室给他设计好的线路按部就班，也不喜欢有那么一大班人老跟着他。每到一处，他又总是向别人提问题，极少发表他自己的见解与意见，让人很难琢磨清楚他的意图何在。即便有再能“生花”的妙笔，也很难为之写出有分量的报道来。

报社的领导虽然十分欣赏欧阳雪的敏感细腻与笔力功底，但把这光荣神圣的重任交给她的时候，还是不厌其烦地对之进行了反反复复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出征前的政治交代。

那个由民办教师到公社文书，再到报社记者编辑，十几年前就主持报社工

作，至今还在主持报社工作的副主编的翻来覆去的长篇讲话，大致包含着两层意思，他说：“这个……领导嘛，首先他是人，而不是神。而且，很多时候，他跟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他说的话，往往也是跟普通人差不多的话。哎，这个……”

说到这里，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有意识地往上推了推，架在自己略显扁平的鼻梁上的，那副负荷有些过大的，与之相依相伴了数十年的黑边玳瑁眼镜，表示下面的话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需要特别强调的。接着他就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启发，传授给了欧阳雪一些跟随领导采访时，接近领导，打开领导心扉的一些具体技巧。并就如何从看似平凡的谈话中捕捉有效的信息，归纳出闪光的观点，提炼出有价值的思想，等等写作问题，发表了他自己的高见。讲得神采飞扬，唾沫星子四溅。

“这个……领导嘛，既是人又不是普通的人，”这就是主持工作的副主编讲的另一层意思，“他的责任，他的地位……哎，他毕竟是领导嘛，哎……”

端坐在领导面前的欧阳雪，是有着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思想准备，来接受主持工作的副主编的政治交代的。前几天娘家的一个堂妹刚刚过来，到丰门找工做，一时找不到好的工，欧阳雪就暂时让她住自己家里帮着做点家务。台里派了任务，欧阳雪就将家里照顾婆婆和孩子，以及终年躺在床上的丈夫余时汉的担子全交给了她。她跟堂妹说自己要采访出差，说不准三天两天，还是十天半月，家里就全靠自家妹子了。

报社的同事向来将跟随县里的“一号”“二号”领导下乡视为美差，首先可以显示自己是颇得领导器重的实力派记者，再则出活也特别容易，不论你的新闻报道的文章质量如何都能上个头版头条，叫做“新闻因人而生动嘛”。再说跟得久了，甚至还可以扯虎皮作大旗，给自己办事带来那么点儿方便，发展带来那么些机会呢！往日这样的美差是轮不上欧阳雪的，因为她是一名临时工，人称“编外记者”，各个方面的待遇和机会都是不能与其他同事相提并论的。

当两位男同事像玩“击鼓传花”游戏一般，将跟随倪县长下乡采访的差事，冷不防地抛传到欧阳雪的跟前，当主持工作的副主编将这差事颇为郑重其事地交到欧阳雪头上的时候，身为“编外记者”的欧阳雪自然也明白这可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但她还是二话没说就将之接了。她倒是没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她想反正自己就是一名临时工嘛，没什么本钱的时候，就可以不必在乎输赢！

欧阳雪对自己即将要作跟班采访的丰门新县长满怀好奇。都说好奇是女人的天性，欧阳雪比一般的女人更多几分好奇之心。她没能从前两任短暂跟班的同事那儿读到什么文章，也没能从他们那儿获取多少有价值的“跟班经验”，只是由他们彼此的随意闲聊中得知，这新来的“爷”脾性有点儿怪，不怎么好“伺候”。说他“特严”，“特凶巴”。说有一回县府办主任王一栋，上车比他迟那么一两分钟，就被他“凶了”“晾了”。还说他“特犟”，爱刨根问底，为搞明白一件事儿会“穷追不舍”。说他节奏特快，让人家的思维与脚步都很难跟得上他。尤其是说他嗜烟如命，“除了吃饭用餐时间，还没有发现过，他的嘴上和手上同时没有烟的时候”。

“这个，领导嘛……”当主持工作的副主编再一次向上推了推，他那副架在自己略显扁平的鼻梁上的，即将滑向鼻尖的负荷有些过大的黑边玳瑁眼镜，准备对欧阳雪作着又一遍的政治交代的时候，欧阳雪不止一次见过，偶尔跟随一些科局领导下乡也坐过那么一两回的那辆北京吉普，已经朝着他们等待的方向飞快地驶过来。

县委大院内二十多个单位在一起办公，就两辆小车：一辆是全县最豪华的，副县级以上领导才够资格享用的，首先得确保书记与县长用车的那辆红色桑塔纳轿车。另一辆就是这北京吉普了。据说还是一海外华侨捐赠的。书记县长下乡时，只有“两办”主任与秘书、记者，是可以紧跟着乘坐那桑塔纳轿车的。其他诸“班底”人员却只能另坐这北京吉普，紧跟其后。

北京吉普在欧阳雪身旁戛然而停，欧阳雪赶紧拿起随身携带的大包小包上了车。还没等她的头儿，主持工作的副主编，与车上的人一一打完招呼，车子就又匆匆启动了。

这北京吉普是经过改装的，共有三排座位，最后一排座位是加上去的。欧阳雪将目光落在了最后一排座位上，那儿已坐着她的一位挺面熟的同行朋友，广播电视台扛摄像机的小帅哥。在他的旁边则挨挨挤挤地堆着大大小小的包儿。看来大伙都已作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欧阳雪为自己昨晚多备了些衣服和生活用品而得意。在同行小帅哥的配合帮助下，欧阳雪在那大包小包间挪腾出个空儿坐定了，然后开始注意起车上的其他同行者。

李扬秘书坐在这车上，这有些出乎欧阳雪意料。凡在县委办县府办给主要领导当秘书的，时间熬到了都会得到提拔重用。李扬当秘书的时间已经不短，